



原始佛教聖典之研究(一)

熙如法師遺著

一、前言

佛滅後，五百佛弟子於王舍城外七葉窟SAPT-PARMA-GULA安居，為防止異見邪說，令聖教久住，以大迦葉MAHA-KASYAPA為上座，阿難ANNANDA主持集經，優波離UPAL，主持集律，各自誦出所聞佛說教法，共同審定，集成經律二藏，是為第一次結集SAMGHI，又稱五百結集。經部集出之經，為四阿含經AGAMA（一說為五部，即「雜阿含」、「中阿含」、「長阿含」、「增一阿含」以外，加「雜藏」——「小部」）與波羅提木叉PRATIMOKSA之戒經，同為佛教中古典型之經典。

以後大乘說興起，聲聞教被斥為小乘，四阿含被目為小乘經典，除南傳部分，錫、緬、泰等小乘化區，已不復為佛教界所注意。我國雖早有四阿含譯本，由於國人多弘大乘，四阿含流布不

廣，遂成較冷僻之佛經。

阿含教法，為佛教原始教義，一切佛法之根源，無論空、有、顯、密等大乘理論，悉皆由此開出，阿含是大乘之根本，大乘是阿含之派生，兩者間關係，不可割裂，蓋無阿含教義，何由建立大乘諸說？是故探求根本教義，追溯佛法源流，研究部派之演變，理論之演化，以及大「小」乘義理之比較，四阿含應是佛弟子必讀之原始經典。

二、「原始佛教」範圍的研究

印順法師在「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」中說：「流傳世間的一切佛法，可分為『佛法』、『大乘佛法』、『秘密大乘佛法』三類，『佛法』是：在聖典中還沒有大乘與小乘對立，在佛教史

上，是佛滅後初五百年的佛教，對於這一階段的「佛法」，近代學者每分爲：「根本佛教」、「原始佛教」、「部派佛教」，分類的含義，學者間還沒有明確一致的定論。我以為：佛陀時代四五（或說四九）年的教化活動，是「根本佛教」，是一切佛法之根源，大眾部與上座部分立以後，是「部派佛教」，佛滅後，到還沒有部派對立的那個時期，是一味的「原始佛教」。又說：「佛陀的時代，律部僅有『波羅提木叉』（一部分）經部的『四阿含』或『五部』，都沒有集成，部分雖已有定形的文句，而還在傳誦中，所以如不從「原始佛教」時代所集成的聖典去探求，對於「根本佛教」是根本無法了解的。」換言之，對於「根本佛教」的探討，還須從「原始佛教」時代結集經律中去了解。

對於初期佛教的階段劃分，若以「佛滅後，到還沒有部派對立的那個時期，是一味的「原始佛教」」作爲劃分的標準，這是值得再研究的問題，所說「佛陀時代」，又何嘗不是一味的「原始佛教」？「部派佛教」時期，雖然部派對立，教義卻並無更改，各部所載的，仍然是「一味的原始佛教」，並非是某一時期的特徵。其次，原始兩字，含有「本始」之義，若於「原始佛教」之前，另立「根本佛教」，似乎失卻原始兩字應有意義，而「根本佛教」一詞，也可能和後來的「根本上座部」、「根本大眾部」、「根本說一切有部」，名稱相混雜。其實，印師所說，佛滅後初五百年到大小乘對立的一段時間，作爲「佛法」一說，倒很貼切「原始佛教」的含義，所謂「去佛未遠，法儀未改」的一味「原始佛教」時代，也正切合釋尊所作正法住世五百年的記說。我們不妨把正法時期，作爲「原始佛教」時代，既符記說，也合史實，不過應把「原始佛教」時代，上推到佛陀住世說教那段時間，可說是「佛陀（住世）時期」，佛滅後，到部派分立

內明

第二四六期 目錄

專著

原始佛教聖典之研究(一)……熙如法師遺著…… 3

護生畫集研究(二)……陳星…… 14

特稿

《解深密經》與唯識思想……濟羣…… 21

近現代四川佛教教育事業概述……李豫川…… 25

法海拾貝

禪就在日常生活中……蔡惠明…… 28

專論

贊寧譯學主張釋例……李雪濤…… 32

筆譚

優婆塞戒經研習之十五

談菩薩得解脫分法修行與障礙……智銘…… 39

畫頁

封面：青銅鍍金大日如來坐像

面裏：敦煌第79窟菩薩像

底裏：敦煌第79窟菩薩像

封底：敦煌第194窟菩薩像

前，這段時間，是僧團和合，教法統一的時期，又簡稱為「統一時期」，部派分立後，到大小乘對立的那段時間，是「部派時期」。而以「原始佛教」時代，統攝這三個時期，也就是佛所記說的正法時期，佛說教法，無有變更也，也是「原始佛教」一詞應有之含義。既不違史實，亦所以別於「道化訛替」的像法時期。

三、近代學者對原始佛教的研究

近代學者對原始佛教作有系統的研究探索，那是1795年，英國統治錫蘭以後，英國學者接觸了錫蘭文化，逐漸對巴利文經律發生了研究興趣。1879年H.OLDENBERG在他刊行的「律藏」緒言中，說到佛教原始經律的成立，判分為七個階段，這是他對巴利文PALI經律研究得出的論斷。1903年，T.W.RHYSDAVIDS在「佛教印度」中，認為佛教聖典的演進，分為十階段推定巴利文三藏的完成，在阿育王ASOKA時代，1933年，B.C.LAW認為阿育王時代，「四部」與「律藏」都已全部完成。但「論藏」與「小部」，大部分屬於後四階段，也就是阿育王以後才成立，他是主張分六階段成立說的。這幾位學者對原始佛教的研究資料，採自銅鑄部TAMRA-SATIYAH所傳的巴利三藏，取材偏了點，結論自然難免多少偏差。

三十年代後，美國學者對原始佛教也有了研究興趣，也出了不少有關原始佛經的研究書籍。其中WALPOLA RAHULA著有「禪與箭道」、「佛學選譯」、「佛陀的啓示」、佛學史等，其中「佛陀的啓示」，已有顧法嚴先生的中譯本出版；另一位就是HENRY CLARKE WARREN，他的「原始佛典選譯」，也

有顧法嚴先生的中譯。這數位美國學者的著作，似乎偏重於原始聖典教義的研究探討，對於原始經典的演變，並未提什麼意見。

日本學者對原始佛教的研究著作。應推椎尾辨匡在1916年發表的「關於根本聖典」為先。接着宇井伯壽刊行了「原始佛教資料編」(1922)和辻哲郎出版了「原始佛教的實踐哲學」(1926)，繼西方學者，掀起了研究原始佛教的熱潮。作了更精密、深入的探討，同時並採漢譯經藏，比對參攷，研究的視綫當然比西方學者廣了許多。宇井伯壽對於原始經典演進的看法：認為阿育王時代還沒有「四阿含」或「五部」，而以「九分教」為阿育王時代的原始經典，這一見解，很可能是受了巴利文學者的傳說影響。這跟椎尾辨匡以九分教為最古的說法差不多。於是進入：「九分教」與「十二分教」和「九(十二)分教」與「四阿含」孰先孰後的探討。1925年，赤沼智善的「佛教經典史論」，1926年美濃晃順的「九分十二部教之研究」，1928年，林屋友次郎的「關於十二部經的研究」等等，都以此問題作中心，展開了熱烈討論。有主張以十二部為古，四阿含為先的，有以為九分教為最早，先於「四阿含」的，未能獲致一致的結論。1964年前田惠學發表了「原始佛教聖典之成立史研究」，仍以巴利文聖典作基礎，而參照漢譯經律進行探討，作出了以九分教為原始佛教最古型的結論。

中國方面對於原始聖典的研究，較日本又遲了一步。1971年二月，印順法師的「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」，始刊行於台灣，這本巨著，對原始佛教作了深廣的探討，有極突出的成就！印順法師在這本著作裏，採取了更細緻、更深廣的研究方式，幾乎把巴利文三藏和漢譯三藏作了逐一比照，從它們異同中探求原始經典演變的源流，復由部派關係中抉擇所傳經典特點，追尋原始經典

的本來面目，對於足以影響經典的任何細節，都不輕易放過。特別對於某些原義已經晦失的名詞，作了稽古鈎沉，推求原義的考證，方便了今後研究原始經典的進行，這是一項非常傑出的成就！印順法師對於原始經典的檢討，是基於：經律並重，漢巴互參，可說是雙管齊下，較日本學者或偏於經、或偏於律、或偏於巴利文的研究方式，自然又跨進了一步。

印順法師對於九（十二）分教及四阿含的先後問題看法怎樣呢？他認為九（十二）分教和四阿含是基於「不斷傳誦結集」、「逐漸形成而後綜合組成的」，換言之，「四阿含不是一下編成的」，「四阿含在原始結集時就有部分的集成」，他認為四阿含形成的次第，先有雜阿含，是由「修多羅」、「祇夜」、「記說」三分——不是九分——組成。而後才有中阿含、長阿含、增一阿含相繼成立。他說：「四阿含與九分教是並行而同時開展而成立」，對於四阿含、九分教成立時間的推定，他說：「九分教的時代，推定為第二次結集時代」，構成十二分教的：「因緣、譬喻、議論，（即九分以外的三分）是部派分立以後的事」。

四、前提性的參考資料

九分教與十二分教的先後？九（十二）分教與四阿含的先後？九分教一時成立抑先成立三分教？第一次結集是二藏、三藏抑四藏？結集有無文字紀錄？這些問題，對於原始聖典真相的探索，極為重要，因此有關這些問題的資料，有必要先介紹給各位，作參考研究的資料。

甲、關於結集之各種傳說

關於結集的傳說，大致由於所傳部派的不同，內容互有出

入，也有許多是後人附會之說，也有僅屬部派的結集，可說傳說紛紜，抉擇為難，因此對於這些資料的取選，必需加以精細的推敲，審慎的抉擇，庶不致為眾說眩惑。

茲分別錄後：

A 關於第一次結集的傳說

前言所引第一次結集情況，乃綜合一般說法，個別的傳說中，有一處結集、窟內外二處結集、結集二藏、三藏、四藏等不同。

(一)、阿育王傳所說：「迦葉與五百羅漢同至畢波羅窟，先使阿難結集修多羅藏，次使優波離結集毘尼藏，後迦葉自結集摩得勒伽 MATRKA 藏」

(二)、十誦律六十曰：「大迦葉與五百比丘共安居王舍城外精舍，先使優波離結集毘尼藏，次使阿難結集修多羅藏與阿毘曇藏。」

(三)、四分律五十四所說與(二)同，惟末後加說：「既結集三藏後，長者富羅那率五百比丘來，迦葉更對此比丘等，如上結集三藏。」

(四)、毘尼母經曰：「大迦葉先於王舍城耆闍掘山竹林精舍中集五百比丘，使阿難結集第一毘尼藏、第二修妬路藏、第三阿毘曇藏之三藏，後富蘭那偕五百比丘來加之。」

(五)、僧祇律三十二曰：「與一千大比丘同至王舍城利帝山窟，敷置床褥，莊嚴世尊座，世尊座左面，敷舍利弗座，其右敷目犍連座，次敷大迦葉座，如此次第敷五百座，辦四月供養，為結集法藏，悉斷外緣，爾時一千人中選取五百，使阿難先結集四阿含及雜藏，次使優波離結集毘尼藏。」

(六)、善見律一曰：「阿闍世王為結集者於先底槃那波羅山邊

禪室門邊結造講座，大迦葉得五百比丘來此，先使優波離結集毘尼藏，次使阿難結法藏。」

(七)、增一阿含經序品曰：「大迦葉集八萬四千衆，使阿難結集第一契經藏，第二律藏，第三阿毘曇藏，第四雜藏，彌勒菩薩在座稱善哉。」

(八)、撰集三藏傳曰：「於摩竭陀僧伽尸城北，迦葉聚八萬聖衆，使阿難結集四藏，一經藏、二律藏、三法藏、四雜藏。」

(九)、法藏經曰：「五百羅漢集王舍城，迦葉問曰：「先結何藏？即共和先結集毘尼藏……乃使優波離一夏中八十度誦（故名八十誦律），次使阿難誦五阿含經，次誦阿毗曇。時有一萬羅漢後來，婆修婆斯爲上首，皆住界外，各誦三藏。」

(十)、真諦部執論疏二曰：「於王舍城七葉岩夏四月十五日，大迦葉集五百羅漢，先使阿難頌五阿含爲經藏，次使富婁那誦阿毘曇，名對法藏，次使優波離誦毘奈耶，名律藏。時有無量比丘來欲聽法，迦葉不許，使住界外，各自如法誦出三藏，婆師婆比丘爲上首，其教多，故時號爲多衆（即大衆），界內衆，迦葉爲上首，世尊時指迦葉爲上座，佛滅後亦爲弟子之依，故號上座，其年十二月阿闍世王死，迦葉亦入狼跡山，大衆便散。」

(十一)、智度論二曰：「大迦葉欲結集三藏，至王舍城闍崛山中，告闍世王賜我等食，日日送付，今我等爲結集經藏，不作他行，三月安居於此，先十五日說戒集大衆，迦葉入禪定，以天眼觀之，一千人中，獨阿難一人未盡餘垢，迦葉自禪定起，攜阿難手從衆中出，言今清淨衆中，欲結集經藏，汝餘垢未盡，不可住此，阿難深慚恥悔責，其夜中盡餘垢爲阿羅漢，直入加於千數，於是使阿難先結集修妬路法藏，次使優波利結集毘尼藏，後復使阿難結集阿毘曇藏。」

(十二)、西域記九曰：「出王舍城北行一里許，至迦蘭陀竹園，自竹園西南行五公里，南山之陰有大石室，阿闍世王爲結集者於此建堂宇，大迦葉欲結集法藏，登蘇迷慮山，擊大犍椎，集聖者，得一千人，於此始結集，時安居初之十五日也，阿難結集素怛纜藏，優波厘結集毘尼耶藏，迦葉自結集阿毘達磨藏。兩安居間三月，盡結集三藏訖，大迦葉爲僧中一切上座，謂之上座部結集。其西北二十餘里，有大衆部結集處，諸學無學數百千人，不預大迦葉結集之衆者，來此結集法藏。別集素怛纜藏、毘奈耶藏、阿毘達磨藏、雜集藏、禁咒藏，爲五藏，凡聖同會，故云大衆部。」

(十三)、宗輪論述記曰：「佛初入滅，七葉岩中二部結集……皆由未生怨王爲大檀越，種種供養。恐界內界外人多，難可和合，所以兩處弘宣。」

(十四)、窟內結集之集文云：「經兩三月安居中，集三藏訖，書之貝葉，方遍流通。」

以上所傳有關第一次結集情況，互有出入，僧祇律、善見律、毘尼母經所說，前二者皆說結集經律二藏，毘尼母經則說三藏。增一序品及撰集三藏傳，所說皆同四藏，而不自言窟內窟外，一般認爲是大衆部結集，如義林章二：「決撰集三藏傳爲大衆部之義」，唯識同學鈔三之五，「決會增一阿含經爲大衆部之經」。

以時代前後論，當以僧祇、善見、毘尼母經爲先。僧祇爲大衆部律，善見爲上座部之四分律，彼此所說相似，較可取信。然最古者當推窟內結集之集文，似爲結集後敘述結集情況之「集文」，所謂「集文」，可能是今之「序」、「跋」、「題辭」之類文件，此條雖見丁福保氏所纂「佛學大辭典」，原文已無可查

考，若果有此「集文」，當為最古之原始資料矣。

若阿育王傳所說，已距第一次結集二百餘年矣。智度論之作，在佛滅後七百餘年，宗輪論、西域記等均係據傳說而著錄，供參考而已。

近人國學大師章炳麟，在其所著「太炎文錄初編」別錄三曰：「佛未涅槃」以前，經典已有結集，如「阿毘達磨法蘊足論」為目乾連所造，而引大因緣經及教誨頗勒婁那經（卷十一）即小乘初次結集，亦非用阿難集經，優波離集律，迦葉集論而已。」

章氏此說，若以論證佛世已有論藏、或已有著作之說則可，若說是佛世之結集，則不無疑問，因為結集是「案法共論」的「合誦」，不是個人的著作，雖然它曾引述「大因緣經」等，這是作者個人意思的引述，不同於結集的「合誦」，因此不能算是「結集」。

此外還有顯然出於後來「大乘說者」所傳的結集情況，現在一併附錄如後，供大家參考。

菩薩處胎經出經品曰：「爾時佛取滅度已，經七日七夜，時大迦葉告五百羅漢，打撻椎集眾，……集諸羅漢得八億八千眾，來集到忍界，聽受法言……使阿難昇七寶高座，迦葉告阿難言，佛所說法一言一字，汝慎勿使有缺漏。菩薩藏者集著一處，聲聞藏著亦集著一處，戒律藏者亦集著一處。……最初出經，胎化藏為第一，中陰藏第二，摩訶衍方等第三，戒律藏第四，十住菩薩藏第五，雜藏第六，金剛藏第七，佛藏第八，是為釋迦文佛經法具足矣。」

六波羅密經一曰：「慈氏云何名為第三法寶？所謂過去無量殞伽（恆河）沙等諸佛世尊所說正法，我今亦當作如是說，所謂

八萬四千諸妙法蘊，攝分為五分，一、素怛纜、二、毘尼耶、三、阿毘達磨、四、般若波羅密多、五、陀羅尼門。此五種藏教，教化有情，隨所應度而為說之。復次慈氏，我滅度後，令阿難陀受持所說素怛纜藏，其鄔波離受持所說毘奈耶藏，迦多衍那受持所說阿毘達磨，曼殊室利菩薩受持所說大乘般若波羅密多，其金剛手菩薩受持所說甚深微妙諸德持門。」法苑珠林亦如是說。

B 第二次結集的傳說

佛滅後一百年，長老耶舍（陀）比丘，於毘舍離城波利迦園，召集七百聖眾，斷十箇（事）非法，洗淨藏律。僧祇律、善見律、五分律、毘尼母經、西域記等所記悉同。

1 西域記七曰：「吠舍釐城東南十四五里，有大宰堵波，是七萬賢聖重結集處，佛涅槃後百十年，吠舍厘城諸苾芻遠離佛法，謬行戒行。時長老耶舍（陀），召集七百賢聖於吠舍厘城，依毘奈耶制止謬法，宣明聖教。」

2 善見律一曰：「世尊涅槃已一百歲時，毘舍離跋闍子比丘，毘舍離中十非法起……長老耶斯那比丘發起此事，於跋闍子比丘眾中，長老離婆多問薩婆迦，薩婆迦比丘答，律藏中斷十事非法，及消滅淨法。……於毘舍離婆利迦園中眾已聚集，如迦葉初集法藏無異，一切佛法中垢洗除已。」

世謂第二次結集，又曰七百結集。這次結集的記載，並無分歧的說法。這是因十事非法（戒）而引起的整頓律戒的結集，是毘尼耶重行結集。有人認為二次結集，亦進行了經藏的結集，這可能因「如迦葉初結法藏無異」一語而引起的錯覺，所謂法藏者，統指經、律、論藏；況語氣顯明，乃指結集情形與初集無異。至「一切佛法中垢洗除已」。最多只能解釋為洗佛法中除涉

及非法十事的垢病，並非為經、論兩藏重作結集，善見律中說第三結集時說：「如昔第一迦葉集衆，亦如第二須那構集衆出毘尼藏無異。」須那構（可能是商那和修SANAVASA的異譯）集衆「出毘尼藏無異」字樣，說明二次結集只是律藏的結集。四分律五四說是「論法毘尼」；僧祇律稱之為「七百結集律藏」。

綜合這些資料，可以具足說明第二次結集經是「律藏的結集」。

C 第三次結集的傳說

阿育王DHARM ASOKA即位十七年，即佛滅二百卅五年，目犍連帝須MOGGALIPUTTA-TISSA為上座，會一千比丘，於波吒利弗城，誦出法藏，帝須更自作論事一千章，駁擊異議邪說。蓋此結集之動機，以阿育王篤信佛法，外道之徒，窮於衣食，作佛教比丘形，混於佛徒中，大混濁佛教教義，為淘汰外邪而結集，善見律二曰：「佛涅槃後二百十八年，阿育王自拜為王，即統領閻浮利地。……王白諸大德，願大德布薩說戒。王去之後，衆僧即集衆六萬比丘，於集衆中，目犍連子帝須為上座，能破外道邪見徒衆中，選擇知三藏得三達智者一千比丘，如昔第一迦葉集衆，亦如第二須那構集衆，出毘尼藏無異，一切佛法中清淨無垢。第三集法藏。九月日竟，大地六種震動，所以一切比丘說名為第三集也。」此為銅鏤部TAMRA-SATIYAH認為正統的結集。因為率衆傳入錫蘭成立銅鏤部的摩哞陀MAHINDA，正是目犍連帝須的弟子，也是阿育王的王子，巴利文聖典，就是銅鏤部所傳，西方學者認為原始聖典成立於阿育王時代之說就是由此而來。事實上巴利文聖典確較他部為詳細，經數也特多，若以漢譯四阿含比較，彼此皆有的經文、字句大致皆同，義理無何出入，數量上卻大為增加。我個人對此看法，第三次結

集對原已結集的經文，未作變更，而另外結集了前所未結集的經典（可能是民間流傳的經典）。這反而方便了我們對原始結集經文的探索參考。不過這次結集，北傳佛教並無此說，認為祇是部派的結集。近代學者如印順法師亦持此說。然此為歷史事實，當無可懷疑。

D 第四次結集的傳說

迦膩色迦王KANISKA時，說一切有部在迦濕彌羅KASHMIRAC，舉行三藏結集。傳有兩說：

(一)、佛滅後四百年，集五百羅漢與五百菩薩，迦旃延羅漢為上座(KATYANA)，馬鳴菩薩為尊者，造阿毘達磨之毘婆沙一百萬偈。

(二)、佛滅後四百年，當健陀羅國迦膩色迦王時，集五百羅漢，世友菩薩為上首，造鄔波第樂論十萬頌，以釋經藏，造毘那耶及阿毘達磨之毘婆沙論各十萬頌。而其會所，兩說皆迦濕彌羅城，即罽賓城也。

西域記曰：「迦膩色迦王，以如來涅槃後四百年出。王夙崇信佛法，日請一僧說法，人人異說，王召脇尊者問之，尊者云：如來去世，歲月邈矣，各異部執，所說矛盾。王聞之感傷，於迦濕羅城建立伽藍，施與之，便隨部執具釋三藏。脇尊者召集五百比丘，世友菩薩為上首，釋三藏各十萬頌，合卅萬頌，九百六十六萬言，王遂以赤銅為鏤，鏤寫論文，緘封於石函，立窣堵波，藏之其中，不使異學持出此論。」

第四次結集為薩婆多部（說一切有部）主持之結集，事實上僅製三藏之釋頌，廣解經、律、論藏之教理，與前三次結集情況不同。又因是薩婆多部一部之結集，有些部派並不承認此一結集，但此次結集所製之毘婆沙論，對於此後佛教，影響甚大，當

不能因一部之結集而忽視之。

「釋」毘婆沙論VIBHĀSA-SĀSTRA乃廣解廣說經律論之義，通名爲毘婆沙論，別題爲毘婆沙論者，藏中有四部：(一)、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，(二)、鞞婆沙論，(三)、五事毘婆沙論，(以上係按原始教義詮釋者)，(四)、十住毘婆沙論，(係按大乘說詮釋者)律部毘婆沙論，則有善見律毘婆沙論，及上說之毘那(奈)耶毘婆沙論。

E 大乘結集之傳說

大乘結集之說，見智度論及菩薩處胎經，但兩說互異，亦欠具體，難可採信，併錄之，供參考。

(一)、菩薩處胎經，出經品云：「爾時佛取滅度已，經七日七夜，時大迦葉告五百羅漢，打鍵椎集衆，集諸羅漢，得八億八千衆，……使阿難昇七寶高座。迦葉告阿難言：佛所說法，一言一字，汝慎勿使有缺漏，菩薩藏者集著一處，聲聞藏亦集著一處，戒律藏亦集著一處，……最初出經，胎化藏爲第一，中陰藏第二，摩訶衍方等第三，戒律藏第四，十住菩薩藏第五，雜藏第六，金剛藏第七，佛藏第八，是爲釋迦文佛經法具足矣。」

(二)、智度論曰：「有人言，如摩訶迦葉，將諸比丘，在耆闍崛中，集三藏。佛滅度後，文殊師利，彌勒諸大菩薩，亦將阿難，集是摩訶衍。」

按上述兩說，則「大乘」(摩訶衍)亦爲阿難所結集，菩薩處胎經所說之中陰藏、金剛藏、佛藏，俱不明內容，胎化藏似指處胎經而言，然一經如何稱藏？而此外又無類於處胎經者，中陰藏、佛藏，不見其他經論，今藏中亦不存，無資料可資探索，至集羅漢得八億八千衆之說，無足採信矣。

智度論所說文殊師利菩薩，原始經典所不及。

此外又有「秘密結集」之說，結集密宗經典，佛時無密教，當爲後之訛傳，不足論矣。

F 關於歷次結集資料之研討

關於歷次結集資料，流傳至今日者，大致僅如上述，其中所傳，頗不一致，亦有所傳過略，而引致疑惑者，亦有爲後人據傳說而追記者，亦有爲後僞托者，取捨抉擇，有待檢討，此乃研究原始經典課題之一。請各位各抒所見，廣泛探討，然後分別作出綜合結論。本人當隨時提供意見，以供各位進行探討時之參考。

乙、關於部派分立資料之研究

第一次結集有窟內窟外之分，窟外結集，以凡聖同處，遂有大衆部之稱，然於教義，未有諍論，故此大衆部，並非部派名稱。佛滅後由迦葉繼佛行化，統率大衆，和合僧團，此後傳於阿難，阿難傳於末田地，乃至商那和修、優婆鞠多，佛法相續，無有諍議，及大天——摩訶提婆MAHADEVĀ唱「五事」，有附和者，有反對者，形成對立，不可調和，時無憂王袒護大天，反對者上座部比丘，乃相率離去，而往伽濕彌羅，王遂就伽濕彌羅，另建鷄園寺等伽藍，以供養上座部比丘。於是有大衆部、上座部之分立。

西域記所傳，此事發生於佛滅後百年。

婆沙論九十九所載有關大天事跡：「昔末土羅國，有一商，聘妻生一男兒，字大天，商主往他國，久不還，其母與子有染，後聞父還，與母設計殺父，是第一無間業也，事恐靈(疑是洩之誤)與母逃於摩竭陀國華氏城，彼復遇在本國供養之羅漢，復恐事彰，而殺羅漢，是第二無間業也，其後母通於他人，大天怒，殺母，是第三無間業也。大天雖犯三逆罪，然善根未斷，深生憂

悔，聞沙門釋氏有滅罪法，遂詣雞園寺，於其門外聞一苾芻，誦伽陀曰：若人造重罪，修善以滅除，彼能照世間，如月出雲翳。彼聞已歡喜，往一苾芻所請出家。大天聰明，出家未久，便能誦持三藏說法，自稱阿羅漢，上下歸仰。後一夜起染心，夢失不淨汚衣，使弟子洗之，弟子曰：阿羅漢盡一切煩惱，何猶有斯事？大天曰：天魔所繞，阿羅漢亦不能免不淨漏失，是第一惡見也。又彼欲使弟子歡喜，矯記別某為預流果，乃至某為阿羅漢果，弟子曰：我聞阿羅漢有證智，為何我等都無知？大天曰：阿羅漢雖無染汚無知，猶有不染汚無知，故汝等不能自知。是第二惡見。時弟子曰：曾聞聖者已離疑惑，如何我等於四諦實理猶懷疑惑？大天曰：阿羅漢煩惱障疑惑雖已斷，猶有世間的疑惑。是第三惡見也。弟子曰：阿羅漢有智慧眼，自知解脫，如何我等不自證知？而由師令知。大天曰：如舍利弗、目犍連，佛若未記，彼不自知，汝鈍根何能自知？是第四惡見也，然彼大天雖造衆惡，而未斷盡善根，故於中夜自悔責重罪，憂惶所迫，數數呼苦哉！弟子聞之，怪而問師，大天曰：稱苦哉，呼聖道也。是為第五惡見。大天遂造偈曰：「餘所誘（謂阿羅漢為餘魔所誘，有漏失不淨事）無知（指猶有不染汚無知）、猶豫（疑惑也）他令入（謂阿羅漢但由師令證入，不能自知）、道因聲故起（謂聖道須由唱苦而起）、是名真佛教。」

大天五事，是部派分立起因，研究部派分立，於此自應作重點研討。表面上，大天五事，似是教義之爭，事實上大天所唱五事，已脫出教義範疇的邪見，遠離佛教教義的詭辨，也跟以後興起的大乘理論，大相逕庭，換言之，也是大乘論者所不能容忍的惡見，純粹是為掩飾自己缺點的詭辨，因此在理論上，大天之說，並無足以支持的理論根據。大天之說當時能站腳，乃由於當

權者的袒護支持。在教義上，大天之說根本是站不住的。所以部派的分立，只能說是反動的邪見所導成，而非教義爭論之結果。

A 大眾部的一再分派

由於上座部的僧眾，相率離去，以及無憂王的護持，俱蘇摩城遂成大天及其徒眾獨霸局面，形成獨立的部派，以多數故，被稱為大眾部，MAHA-SANGHIKAH以別於上座部。

大眾部復於佛滅後二百年的初期，(?)分出三部：

(一)、一說部 一說部的教義，以世出世間法，為一假名，無有實體，與大眾部的理論不合，遂別為一派。以說唯一假故，名為一說部EKAVYAVAHARIKAH。

(二)、說出世部LOKOTTARAVADINAH 以出世義，說世間法，但有假名，出世間法則皆真實，以說出世法實故，名說出世部。

(三)、鷄胤部KAUKKUTTIKAH 從部主之姓立名，此部在三藏中唯弘論藏，不弘經、律，謂經律乃佛方便教法，應捨經律，唯依正理，正勤修行，疾斷煩惱，此派主張特出，故又另立一部。是為大眾部第一期分出之三部。

次於佛滅後二百年(?)中期，大眾部又分裂出多聞部和說假部。

(四)、多聞部BAHUSRUTIYAH 從部主之學德立名，謂部主廣學三藏，深悟佛理，受徒眾愛戴，別立此部。

(五)、說假部PRAJNAPTIVADINAK 此派謂世出世間法中，皆有少分是假，故另立為說假部。

次更於佛滅後二百年終期(?)，又分為三部：彼時大眾部

僧伽，多聚居於制多山，一日，重論大天五事，引起辯論，於是贊同大天五事說者，仍居制多山，稱制多山部 *JETAVANIYAH*，持異議者，其遷於制多山西隅者，稱西山住部 *ADARASAILAH*，其遷於制多山北隅者，稱北山住部 *UT-TARASAILAH*，皆以所居處立名。

B 上座部的分派

上座部 *ARYASTHAVIRAH* 佛滅的，由迦葉領導，繼佛行化，三百年間和合一味，及迦多衍尼子出，始因所弘重點而有諍論。原來上座部承迦葉遺教，首弘經教，次弘律論；迦多衍尼子爲首一部分僧衆，則主張首弘論藏，經律爲次。迦多衍尼子並造發智論，說有爲無爲一切諸法，皆有實體，名爲根本說一切有部 *ARYASARVASTIVADAH*，簡稱爲說一切有部，梵語音譯爲薩婆多部。

主張遵行迦葉遺教者，雖仍襲用上座部名稱，但因遷入雪山修持故，轉名爲雪山部 *HAIMAVATAH*。

佛滅後三百年的中期，又從說一切有部派生出一部，名犢子部 *VITSIPUTRIYAH*，以部主姓氏立名。此部與衆不同，獨說有我。不久又從犢子部流出四部

(一)、法上部 *DHARMOTTARAH*，法上乃部主姓名，意爲法中之上，遂以法上爲部名。

(二)、賢曹部 *BHADRAYANIYAH* 此部衆皆是賢阿羅漢之後裔，故名賢曹部。

(三)、正量部 *SAMMATIYAH* 以爲自部所詮法義，審量無邪，故名爲正量部。

(四)、密林山部 *SANNAGARIKAH* 係依居處立名。此部僧衆

居密林山，因以爲名。

此四部各各註釋舍利弗阿毘達磨，釋義互有出入，亦與犢子部所釋乖異，遂分出各成一派。

次又於佛滅後三百年中期，從說一切有部分出一部名化地部 *MAHISASAKAH* 此部部主，原爲國王，後於說一切有部出家，宏宣正法，化所統地，故名化地。此部僧伽衆多，弘化甚盛，乃別成一部。不久又從化地部派生一部，名法藏部 *DHAMAGUPTAH*，梵音曇無德，部主姓名也。

復次於三百年末期，說一切有部又分出一部，名飲光部，*KASYAPIYAH* 梵音爲迦葉部，部主迦葉氏，乃以立名。

佛滅後四百年，說一切有部又分出一部，名經量部 *SAWTRANTJIKAH*，但以經爲正量，不依律論，凡所引據，皆以經爲證，故名經量部。

C 部派分立的年代研究

大天出生的年代，傳說頗有出入，或說佛滅後百年，或說二百餘年，莫衷一是。依據善見律的記載，華氏城結集（即第三次結集）後，阿育王分遣宣教師宏化四方。派末闍提 *MAJJHANTIKA* 至罽賓，犍陀羅 *GANDHARA* 國，派摩訶提婆 *MAHADEVA* 至摩醯沙末陀羅 *MAHISA MANDALA* 國，派勒拿多 *RAKKHITA* 至婆那婆私 *VANAVASI*（沙漠地方）國，派曇無德 *YONAKA DHAMMA-RAKKHITA* 至阿波蘭多迦 *APPARANTAKA* 國（五河西部），派摩訶曇無德 *MAHADHAMMA-RAKKHITA* 至摩訶勒陀 *MAHA RATTHA* 國，派摩訶勒葉多 *MAHA-RAKKHITA* 至與那世界 *YONALOKA*（希臘領地）；派末示摩 *MAJJHIMA* 至雪山邊國 *HIMAVANTA PADA*，派須

那迦SONAKA及郁多羅UTTARA至金地SUVARNA-BHUMI (緬甸)，派摩晒陀MAHINDA至師子國LANKA (今錫蘭) 令各從事教化。

此中摩訶提婆，即是大天之音譯，支持大天之無憂王，即是阿育王ASOKA之意譯，又譯為阿恕伽，阿輸伽，皆為ASOKA之異譯。依阿育王及其所主持之華氏城結集年代推論——大天當生於佛滅後二百年前後。

華氏城結集之上座，是上座部重律派之目犍連子帝須，亦即是律藏之第五代傳持人。參與結集並遣赴各地宣教者，其中頗多是上座部人物，如未闡提是說一切有部，摩晒陀是上座部重律派目犍連子帝須的弟子，曇無德是後來法藏部的部主，未示摩是上座部的長老，他的化區雪山邊國，就是飲光部的發源地，未示摩的遺骸已在SANCHI發現，以上是現在可以查考得出與上座部有關的人物，佔了外遣宣教師十分之四，可證華氏城結集時，尚無上座部、大眾部之分。由此推斷，因五事而分裂的事件，當在華氏城結集之後，此則無可置疑的。論年代，則在佛滅後二百五十五年之後。因此上座部、大眾部之分立。及其他多部派之成立年代，有重行推估之必要。

此外值得研究的，是有關「無憂王經」問題、該經見於雜阿含經（一說因有散佚而補上者）。可能是佛滅後第一部由後人僞托之經，阿育王為鞏固統治地位，故強調由佛受記，故有無憂經（又稱阿育王經）之作，而此作者，我個人推測，極可能就是大天，這也可能是阿育王竭力袒護大天的理由之一。

(未完)

二十部派系統表

